

浐灞半岛之美

■黄闯

深秋的傍晚,陪朋友在浐灞半岛的河岸漫步。夜色缓缓铺满天空,岸边的灯光次第亮起,河水波光粼粼,不时有朋友发出“太美了”的感叹。我虽常来这河边散步,早已熟悉此处的景致,却也被这由衷的赞叹所感染,脚步慢了下来,静静欣赏夜色中的半岛之美,任思绪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游走,细心领悟这份藏在水色灯影里的神奇与光辉。

浐河、灞河,这两条发源于秦岭深处的河流,如同大地伸出的两条温柔臂膀,在西安广大门村以东相拥相汇,孕育出了这片灵动的浐灞半岛。这里自古便是“八水绕长安”的一部分,素有“浐灞之间,三辅圣地”的美誉。想当年,这里该是何等的风光旖旎!春日花红柳绿,秋日芦花纷飞。唐代诗人张说在《侍宴浐水赋得浓字》中写道:“云霞交暮色,草树喜春

容”,寥寥十字,便将浐水畔的春日暮色描绘得生动鲜活,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云霞满天、草木欣然的景致!

只是,这样的天赐美景,也曾有过黯淡的时光,而转机始于浐灞生态区的建立。20多年来,一场声势浩大的综合治理在这里悄然展开。清理河道、铺设污水管网,在河岸栽种树木、培育花草。渐渐地,污浊的河水变得清澈起来,岸边重新长出了嫩绿的草木。如今的浐灞半岛,早已不复当年的破败模样,天水一色的景致让人恍惚间以为置身江南水乡,也因此有了西安“后海”的美称。

沿着河岸慢慢行走,夜色中的半岛妩媚迷人。高大的艾美酒店矗立在岸边,酒店灯光映在河面上,形成一道道流动的光影。微风吹过,河水泛起层层涟漪,仿佛有无数星星在

水中闪烁。朋友频频用手机拍照,而我却想,这水面看似平静,水下却藏着无数故事。

浐、灞河水藏着秦岭的精华。秦岭深处的清泉顺着沟壑流淌,带着灵气与温润,一路奔涌至此。水中的每一颗石子,每一缕水草,都沾染着秦岭的气息,见证着岁月的变迁。浐、灞河流域曾留下蓝田猿人、半坡人的脚步。考古发现的那些砍斫的石斧、破碎的陶片,无声地诉说着我们的祖先曾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,用勤劳的双手开启了文明的曙光。

夜色下的岸边宁静祥和。有携手慢跑的情侣,低声说着悄悄话;有带着孩子的父母,边走边给孩子讲着河流的故事;有中年人在河边凝神垂钓;有老年人坐在长椅上聊着家常。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轻松的笑容,享受着这夜色中的惬意。

告平城 一抔黄土里的誓言

■高晓文

华阴市西南的旷野上,罗敷古城村一截黄褐色夯土墙斜倚着暮色。指尖抚过厚厚的夯层,能触到嵌在土里的卵石——这是三千年前周人特意掺进去的,为的是让土墙更结实,也像给这段历史嵌了枚沉甸甸的印章——这便是告平城遗址。如今这里国道、高速公路纵横而过,高压电塔在遗址旁屹立,现代电流的嗡鸣和千年前的誓言,竟在风里轻轻碰撞。

公元前1046年的清晨,周武王的战车碾过潼关的霜。四百辆战车列成阵,三千虎贲士的甲冑映着朝阳,四万五千甲士的戈矛尖上,挑着还没散尽的夜雾。他们向东走,走了整整三天,烟尘漫过黄河故道,终于在牧野停了脚。对面纣王的军队漫山遍野,可细看便知,那

些穿着破烂甲衣的,多是被抓来的奴隶,还有满脸菜色的百姓。当周军的战鼓响起,他们忽然扔下兵器,转身就往朝歌方向跑——他们盼着周人来,盼着能有口饱饭吃。

当周军的马蹄踏到华阴罗敷河谷口,武王忽然勒住马。他抬头,正看见西岳华山——既像一把直插云天的剑,又像一尊稳稳当当的鼎。商王朝的烽烟,仿佛还在眼前飘;身边诸侯的甲冑,还在“叮叮当当”响着。他忽然想起渭水河畔的姜子牙,那个直钩钓鱼的老头,曾对他说:“治国如钓鱼,急不得,要等民心归。”

武王下令:“停军,筑台。”士兵们放下戈矛,拿起锄头,挖起当地的黄土,掺上河里的卵石,一层层夯。夯土的号子声里,土

台慢慢长高。清《华阴县志》里写:“敷水南山石山之敷谷有告平城。相传武王伐纣告太平于此。”后来考古的人来,发现夯土里的卵石竟排成星斗的形状,和周原出土的甲骨文“告”字对得上——原来周人筑台时,早把“以天道告太平”的心思,藏进了黄土里。

话音落时,风正好吹过华山,带着松涛的声儿,像天地在应和。诸侯们跟着举杯,士兵们把戈矛往地上顿了顿,“哐当”一声,震得土台上的黄土都簌簌落下。那一天,这方土台有了名字——告平城。

当地老农说,每到春分,太阳斜照时,告平城残垣的影子,会和罗敷河的水纹拼成个太极图。这话听着像传说,可1988年文物普查时,真测出来遗址

的范围:东西约45米,南北380米,残墙高2到4米,夯土里的鹅卵石,确实是周代的。站在残垣下,能看见不远处的工业园区,发电厂的凉水塔热气腾腾,石材加工厂哒哒哒的敲击声,和千年前战马奔驰的蹄声,竟有几分相似。

夕阳西下时,残垣的影子拉得很长,像一条通往过去的路。风里有渭水的潮气,有农田的麦香,还有千年前武王的誓言。那些嵌在夯土里的卵石,像一颗颗星星,沉默地看着这片土地——看着农人春耕秋收,看着孩子在田埂上跑,看着现代的汽车从遗址旁开过。

告平城的残垣,虽只剩半截土墙,却把“太平”两个字,种进了华夏的土里,长了千年,还在长。

邂逅白乐天

■赵华

风从秦岭脊背滚落
仙游寺的林木醉成狂草
在暮色里挥毫泼墨
乌云骤然裂开缝隙
将鎏金浇入飞檐斗拱

铜铃摇碎盛唐遗韵
寂静在钟摆里生长
托我穿越千年沙海
圆日孤悬如鎏金琵琶
忽闻渔阳鼙鼓震天
千军万马踏碎霓裳
白乐天青衫微动
指尖掠过逃难的帝妃
将长生殿私语
织进琵琶弦索……

我不禁惆怅
蓦然回首
白乐天和厮杀的千军万马已了无踪影
入目的只有
刻着《长恨歌》的石碑
被残阳浸透
栏杆上飘拂的衣袂
已随风消散
寒星挂上了夜幕
千年时光在琉璃瓦上
凝结成霜
茶汤里浮起的半轮月亮
正在与亭角缺月
拼接完整的圆

茧

■张鹏

不知何时起,
肆意地笑,眼角有了泪光。
不敢低头,
硬挺着脖颈,
让风,吹干了痕迹。
半月一次的轮回,
又踏上征途,
不舍和迷幻的希望,
连托孤的思绪都弥漫了瞬间,
如此,也解不了愁。
书写,看拗口的文,
拉扯着,
拉扯着现实逃向梦里的梦,
子如兄弟,
兄弟如子,
然后,抚着胸口,前行。
又想起父母,
和凌晨四五点的,
镰刀、锄头、化肥……
架子车上的泥巴,
挽起裤脚的青筋,
黝黑、坚韧、不弃……
成就着满院儿的收获,
那收获,
在我肚里,
在我脑里,
也在桥下。
小时候对长大的执念,
长大后却总追忆小时的烂漫,
父亲扛起的生活,
母亲撑起的温润,
才知,
总躲着不去下地的偷懒,
还没有磨砺好呵护子女、赡养父母的老茧,
老茧,就成了压垮防线的刺芒。
生活,
一团麻,
还不厚重的臂膀,
希冀为你,
遮风、避雨、纳凉……
然后,
挺着脖颈,
直了眼光地去,
去追、去寻,
去铺展着我能想到的所有希望。

居延海的黄昏

■梦阳

夕阳西下,暮色在额济纳河的尾音里沉坠。风,裹着两汉的沙砾抽打着世界,我蹲在沙丘上,手指触到一截凸起的硬物——汉简,半埋在黄沙里,像一段不肯消失的记忆。

这汉简已枯槁如骨,却比活人更有生气。它躺在我的掌心,纹路里渗着两千年前的墨痕。简上的字迹漫漶了,不是被风沙啃噬,而是被时间本身消化了大半。那些笔画倔强地凸起,如同老人手背上的青筋。

暮色渐浓,简上的字“活”

过来了。我隐约看见“戍卒”二字在蠕动,接着是“粟米五石”“弓弩八具”。这些字排着队从简上走下来,在沙地上踩出浅坑。有个字缺了半边腿,一瘸一拐地跟着队伍;另一个字掉了横笔,像被削去帽子的戍卒。

风,突然紧了。

沙粒打在简上,发出细微的铮鸣。我用手护住这截木片,却摸到一道裂痕——是箭镞擦过的伤痕?还是某位书吏愤怒时折断的?裂痕里渗出黑色的血,那是混合了人血的墨。汉代的墨用胶调和,而边疆的

文书,往往掺着戍卒指头上皸裂的血口子。

远处传来驼铃声。不,是铁马銮铃。一队汉军骑兵从简上列队而过,他们的甲冑在暮色中泛着鱼鳞般的青光。有个年轻士卒回头望着我,他的脸迅速风化,变成沙粒从颅骨上簌簌落下。

月亮升起来了,冷光照在简上。那些字迹突然清晰如新:“太始三年戊戌,居延戍卒十人失期当斩。”月光洗着这行字,洗出一摊黑水,渗进我的掌纹,我的手掌顿时重若千钧。

沙丘背面传来呜咽声。不是风,是某个埋在这里的戍卒在哭。他的眼泪早已流干,现在流出的是沙粒,沙粒组成模糊的字形,在月光下写着“家”。我把残简放回原处。它本来就不该被移动。每一截简牍都是钉住时间的木钉,拔出来,历史就会像帐篷般轰然倒塌。

夜色完全降临。
居延海的波光渐渐熄灭,那截汉简在我身后重新没入沙土,带着所有未说出口的口信,继续它两千年的长眠。